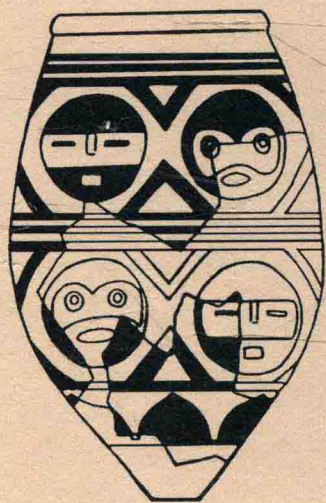


增订本

# 仰韶文化研究

严文明 著



文物出版社

增订本

# 仰韶文化研究

严文明

文物出版社

封面题签：苏秉琦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编辑：雨 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严文明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010-2694-4

I. 仰… II. 严… III. 仰韶文化-研究 IV. K871. 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009 号

## 仰韶文化研究

(增订本)

严文明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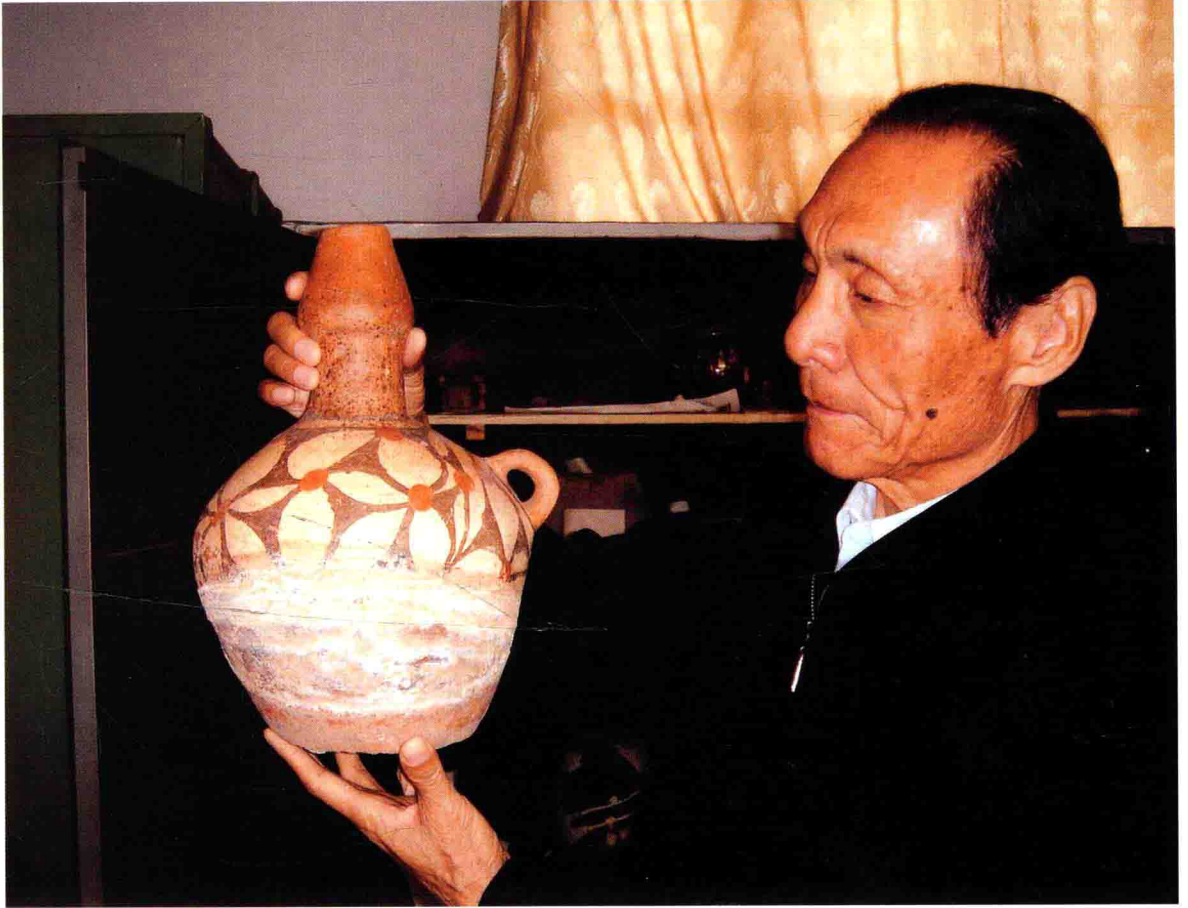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28.25 插页：3

2009年9月第2版 2009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0-2694-4 定价：160.00元



### 爱不释手

(著者2006年10月14日于山西垣曲观摩下马遗址出土仰韶文化彩陶)

## 再版赘言

《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已经整二十年了，原书早已售罄。有些年轻朋友希望看到此书而苦于买不到，提出了再版的要求。承文物出版社的厚意和朋友们的帮助，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二十年来，我的研究重点不断转移，对仰韶文化的研究已经很少用力。这次再版只增加了三篇小文，其中两篇还是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原是《姜寨》考古报告的书评，实际是对姜寨仰韶文化遗存的再研究，重点是在姜寨第一期和第二期聚落的形成过程和布局特点的重新认识。因此把题目改成《姜寨一期村落的补充解释和二期聚落的蠡测》。一篇是关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刻划符号的研究。人们往往把那些符号同某些古文字进行类比来阐释它的意义，或者用古汉字的造字法来进行解释。都是把它当做一种原始文字或前文字对待的。但那些符号离我们能够认识的最古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有好几千年，很难说跟后来的文字有什么联系。我发现那些符号内部有非常明确的逻辑关系，而且只在半坡类型的范围内使用。从这个视角来对它的意义进行推测也许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于是就写了这篇小文，希望不至于贻笑大方。

新发表的只有《半坡类型彩陶的分析》一篇。其实早在几十年前着手进行仰韶文化研究的时候就想写点关于彩陶方面的文章，但没有实现。2000年我在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时，高雄美术馆为配合与甘肃省博物馆合办的“黄河文明——甘肃远古彩陶特展”，邀请我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一场是“中国史前彩陶的谱系”，一场就是“半坡类型彩陶的分析”。前者只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没有形成论文；后者完成了论文初稿。这次乘再版的机会拿出来做了一些修改。论点基本依旧，增加了一些例子，补充了插图。虽然还是不够深入细致，但基本思路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全书的体例依旧，各篇文章也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个别有必要做说明或补充的，用页下补注的办法解决。在《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一文中提到山西太原义井和河北曲阳钓鱼台两个遗址，并且提出了义井类型和钓鱼台类型的命名。关于这两个遗址的考古工作都曾经发表简报，但器物图太少。这次增加了一些插图，希望能够给读者一个基本的印象。原来全书的插图印得不好，效果不佳，这次把一部分插图重描了一下。原书的图版太少，有些图片的选择也不尽恰当，这次做了比较大的调整。



## 前 言

本书收集了我在二十多年中所写的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论文。其中一部分是发表过的，一部分是从前写了初稿，因为有些地方尚须斟酌，暂时放下来了。现在乘结集成书的机会，尽可能对这两部分做了整理和修订，合起来可大体成为一个系统。在这些文章中，《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是在与张忠培同志共同研究后写成的，《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原名《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是根据巩启明同志提供的简报资料并与巩启明同志相互交换意见后写成的，两篇都曾以双方名义发表。这次承蒙惠允收进本书，意在纪念我们的合作，同时也可较全面地反映我研究仰韶文化的基本历程。

我开始直接接触仰韶文化的资料是在1957年。那时我参加了河北平山县韩庄、尚家湾、田兴等遗址的调查或试掘，同时仔细揣摩了我的同学贾洲杰等试掘的邯郸市百家村遗址的资料。我发现它们虽都被归入仰韶文化而实际面貌颇不相同，知道仰韶文化的内涵比从书本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不过那时我的兴趣主要在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方面，对仰韶文化的问题未遑深究。1958—1959年，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发掘了陕西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两处仰韶文化遗址。同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两处仰韶文化遗址一样，这两处遗址也是相距很近而文化面貌明显不同。因此在那时便考虑是否应把仰韶文化划分为不同类型的问题。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华县元君庙和华阴横阵村同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的合葬墓。在大家急切要求改变旧考古学面貌，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考古研究的革命激情支配下，当时掀起了一股根据墓葬排列、死者人数、年岁、性别和随葬品情况来研讨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的热潮。

1959年至1960年，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发掘了河南洛阳王湾遗址，发现那里的仰韶文化遗存至少可细分为两期六段，根据这个分期，可以清楚地看出王湾的仰韶文化遗存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并逐步演变为中原龙山文化（在当地表现为王湾三期文化）的。这一发现加上对伊洛流域许多遗址的调查发掘，不但使过去长期争论的仰韶文化的性质与分期问题得以澄清，而且基本上确立了豫西仰韶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谱系。这使我感到当时许多同志把仰韶文化仅仅划分为两个类型或两期的意见是多么不够了。

作为上述努力的继续发展，便是60年代前期开展的关于仰韶文化类型、分期和社会

性质问题的讨论。我是那场讨论的积极参加者。我曾与许多朋友热烈地争论那些问题，也曾组织考古专业的学生讨论那些问题。我发现人们在争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颇不相同。例如在讨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关系时，有人以半坡遗址早期遗存的某些因素，作为半坡类型的基本特征，主张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有人强调半坡遗址晚期的某些因素，主张半坡类型晚于庙底沟类型。而半坡遗址的分期工作又存在不少问题。该遗址本身就有接近于庙底沟类型的东西，人们却把它也视为半坡类型的组成部分。这样来讨论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当然不可能把问题搞清楚。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更进一步地谈论整个文化的分期、经济特点和社会性质，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有鉴于此，我下定决心要从基础工作做起。我花了很多工夫重新整理若干典型遗址的资料，讨论它们的分期和文化性质，先后写成了《从王湾看仰韶村》、《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性质与年代》、《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问题》等文章。我本来打算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继续研究整个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分期问题，进而探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房屋建筑和村落布局、埋葬习俗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组织结构等。企图通过对仰韶文化的深入解剖和研究，找到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钥匙，以推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工作。当我正满怀信心地朝前迈步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把我的设想打得粉碎，这一耽搁就是十年。其后虽然恢复了工作，但研究重点已有所转移，不能倾全力于仰韶文化了。不过我对于仰韶文化的研究始终没有放弃，只是时断时续。时间拉长了，内容还是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设想。在继续完成典型遗址分析的同时，把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分期问题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考察。这样就陆续完成了《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以及《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等文。在后一篇文章中，我摆脱那种单纯讨论分期和类型的做法，力图从分期和类型的分析中，阐明仰韶文化发生、发展和逐步消亡，从而转化为新的更高发展水平的考古学文化的整个历程，考察仰韶文化内部的融合和分化，以及相邻诸原始文化在仰韶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这样就避免了静止地看待一个考古学文化，而是从发展中，从与其他文化的联系中把握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及其内部结构；避免了外因论和孤立发展论，力图比较客观地反映仰韶文化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

现在知道，仰韶文化是直接继承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在黄土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发育和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四个时期两大阶段，而每一期都有许多地方类型。第一期以半坡类型为代表，是初步形成的时期；第二期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是发展和兴盛的时期；第三期以秦王寨类型为代表，是初步分化和衰落的时期；第四期以庙底沟二期为代表，是进一步分化、衰落并逐步演变为新的考古学文化的时期。前两期是上升、发展阶段，统一性逐渐加强，对周围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后两期是下降、衰落阶段，

内部分化日益显著，受周围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所以继仰韶文化之后兴起的中原龙山文化类型更加分化而较少统一的特色，形成了由客省庄二期文化、陶寺类型、三里桥类型、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组成的一种比较松散的结构。

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分期、类型以及它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之后，随即着手对它的聚落形态、埋葬制度及彩陶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因为聚落形态、埋葬制度和彩陶艺术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并且表现为一定的地方差异。只有对整个仰韶文化的分期、类型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这些方面的研究才有一个比较坚实的时空结构的基础。

关于聚落形态，先后完成了《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和《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两文。前者从分析小型房屋的布局及功能出发，逐层分析各类房屋及房屋群体的社会功能及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后者从宏观分析出发，得知仰韶前期的聚落一般为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其内部组织严密，经济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后期的聚落已明显分化，出现了较高级的分间式房屋和中心聚落，同外部的联系也有所加强，并为早期城市的出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样就从聚落形态的研究中获得了十分珍贵的有关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信息。

关于埋葬制度的研究也有两篇文章：《横阵墓地试析》和《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和社会制度》，它们是聚落形态研究的姊妹篇。前者通过复式合葬墓和普通合葬墓交替出现的排序研究，揭示了复式合葬墓中的小合葬坑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必定要强调的，因而最可能是家族，而复式合葬墓和普通合葬墓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则应是氏族。后者通过对资料最丰富的半坡类型墓葬的全面考察，揭示了当时存在着几级社会组织，其居民社会组织的严密性和凝聚性的特点，同在聚落形态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正好是相互呼应的。

关于彩陶的研究只有《鸛鱼石斧图跋》和《甘肃彩陶的源流》两篇，而着重点各有不同。前者想通过一幅画面的剖析来探索当时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彩陶的分析来阐明甘肃地区原始文化发展的谱系。

按照预定的计划，还想写一篇关于生产工具和经济形态研究的文章。此事着手虽早，但至今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在这本《仰韶文化研究》中只好暂付阙如了。

关于仰韶文化研究的历史，对各时期仰韶文化研究成果的评价，对当前仰韶文化研究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见解，以及今后如何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地研究仰韶文化等问题，我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都已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兹不赘。

以上便是本书的基本内容。读者想必会看得出来：我的文章不只是就事论事，还很注意有关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如果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自己还觉得有一点收获



的话，那就是除了弄清了仰韶文化本身的某些问题以外，还逐渐摸索出来了如何进一步开展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当然，就是这后一点也还不能说是很成熟的，敬希热心此道的同好们提供帮助和批评指正。

我在从事仰韶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先后得到裴文中、尹达、苏秉琦、宿白、安志敏和石兴邦等诸位先生的关怀和指教，友人俞伟超、张忠培、李仰松、李遇春、巩启明、张学正等也曾惠予帮助，获益之处甚多。本书书名为苏秉琦师题写，英文提要为英国夏旻女士（Charlotte Ashby）翻译，插图为马洪藻同志清绘，图版所用照片为赵思训和吕文渊同志翻拍。全书的编辑出版端赖文物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部的鼓励和催促，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7年12月10日

## 目 录

再版赘言 .....	(i)
前 言 .....	(iii)
壹 典型遗存分析 .....	(1)
从王湾看仰韶村 .....	(2)
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 .....	(22)
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 .....	(28)
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 .....	(35)
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问题 .....	(68)
半坡分期续记 .....	(86)
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 .....	(90)
贰 类型、起源和发展阶段 .....	(113)
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	(114)
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 .....	(126)
叁 聚落形态 .....	(173)
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 .....	(174)
姜寨一期村落的补充解释和二期聚落的蠡测 .....	(187)
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 .....	(194)
肆 埋葬制度 .....	(257)
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 .....	(258)
横阵墓地试析 .....	(263)

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和社会制度 .....	(277)
<b>伍 彩陶初探 .....</b>	<b>(319)</b>
半坡类型彩陶的分析 .....	(320)
鹤鱼石斧图跋 .....	(350)
甘肃彩陶的源流 .....	(356)
<b>陆 刻划符号 .....</b>	<b>(375)</b>
半坡类型陶器刻划符号的分类和解释 .....	(376)
<b>柒 小结和讨论 .....</b>	<b>(381)</b>
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 .....	(382)
<b>英文提要 .....</b>	<b>(405)</b>
<b>图 版 .....</b>	<b>(413)</b>

## 图版目次

- 图版一 仰韶人胸像
- 图版二 仰韶文化的房屋（一）
- 图版三 仰韶文化的房屋（二）
- 图版四 仰韶文化的房屋（三）
- 图版五 仰韶文化的房屋（四）
- 图版六 仰韶文化的墓葬（一）
- 图版七 仰韶文化的墓葬（二）
- 图版八 仰韶文化的墓葬（三）
- 图版九 仰韶文化第一期早段陶器（一）
- 图版一〇 仰韶文化第一期早段陶器（二）
- 图版一一 仰韶文化第一期早段陶器（三）
- 图版一二 仰韶文化第一期早段陶器（四）
- 图版一三 仰韶文化第一期晚段陶器（一）
- 图版一四 仰韶文化第一期晚段陶器（二）
- 图版一五 仰韶文化第一期晚段陶器（三）
- 图版一六 仰韶文化第一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 图版一七 仰韶文化第二期陶器（一）
- 图版一八 仰韶文化第二期陶器（二）
- 图版一九 仰韶文化第二期陶器（三）
- 图版二〇 仰韶文化第二期陶器（四）
- 图版二一 仰韶文化第三期半坡晚期类型陶器
- 图版二二 仰韶文化第三期秦王寨类型陶器（一）
- 图版二三 仰韶文化第三期秦王寨类型陶器（二）
- 图版二四 仰韶文化第四期陶器

# 壹 典型遗存分析

---



## 从王湾看仰韶村

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它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具有锁钥的地位，而我国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的发生，也是以仰韶村的发掘为标志的。

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时代、文化性质及其与中华早期文明的联系等问题，在发掘主持人安特生所著《中华远古之文化》<sup>①</sup>一书中即已做了大体正确的分析。他说：“余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又说：“解决此问题，尚须多加研究，自无可疑。然就今所知，已足以代表古代文化中之重要时代，应有名称以便讨论。余即取本地之名而名之为仰韶文化时代。”他在讨论仰韶文化出土器物的特征时，特别分析了爪镰式石刀、陶鼎和陶鬲等与商周铜器十分相似的因素，从而得出结论说：“据已发现之各器观之，余以为仰韶遗址，实为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也。”而“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族之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至于仰韶村遗址所出之彩陶，安特生认为与中亚和东南欧等地的彩陶有所不同，又有相似之处，特别与中亚安诺的彩陶最相近。但他以为即使颇觉相似，也还存在着各自独创和相互流传的两种可能性。他说：“夫花纹样式，固未必不能独立创作，彼此不相连续。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两地艺术，彼此流传，未可知也。”在这里，他并没有肯定两地文化有传播关系，即使有这种关系，究竟从何方传向另一方，或者相互传播，他都没有妄加推测。至于以后他曾力主彩陶西来之说，那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失误，到晚年时已有所认识。

仰韶村所发现的史前遗存十分复杂而多样，这一点安特生本人和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但对其解释却大不相同。安特生认为那是仰韶文化本身的特征，所以“仰韶村的全部遗物，实代表着一种以非常丰富多样的陶器为特征的单一的文化期”<sup>②</sup>。梁思永则认为仰韶村的遗存并不属于单一的文化，而只是以彩陶文化为主。他说：“仰韶村的遗存里有全部彩陶文化的遗物而只有龙山文化的几种陶器”，表明“仰韶村本是彩陶文化的领土，被龙山文化侵入”<sup>③</sup>。尹达也认为仰韶村的新石器遗存包含有两种文化因素，但“仰韶村的遗址是两种文化的堆积而不是两种文化融合为一之后的遗存”。因此，“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sup>④</sup>。夏鼐则认为两种因

素不是互不相干，而是混在一起的。他曾于 1951 年率考古调查团在仰韶村发掘了一条探沟和一个灰坑，据他当时的观察，那里的仰韶陶片和龙山陶片难于从地层上分开，甚至在同一陶片上既具有仰韶文化特征，又具有龙山文化特征，因而断定仰韶村的新石器文化“是一种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sup>⑤</sup>。

我们知道仰韶村的发掘是早在 1921 年进行的，那时我国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刚刚开始。限于当时的水平，地层的划分和遗物的采集都难免发生失误。要确实搞清楚仰韶遗址的堆积状况和文化特征，最好的办法是再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但在现在这一工作还没有实际进行的情况下，便只有借助于附近文化性质相近的遗址的比较研究。

1959 年秋和 1960 年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曾经对洛阳王湾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确知那是一处同仰韶村遗址的性质十分相近、包含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按即中原龙山文化）的多层遗址<sup>⑥</sup>。与此同时，北大师生还对伊河和洛河流域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或试掘。这些工作不仅使我们初步认识了伊洛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谱系和每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仰韶村的遗存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的标尺，从而有可能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前各种观点的崭新的认识。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让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王湾发掘的主要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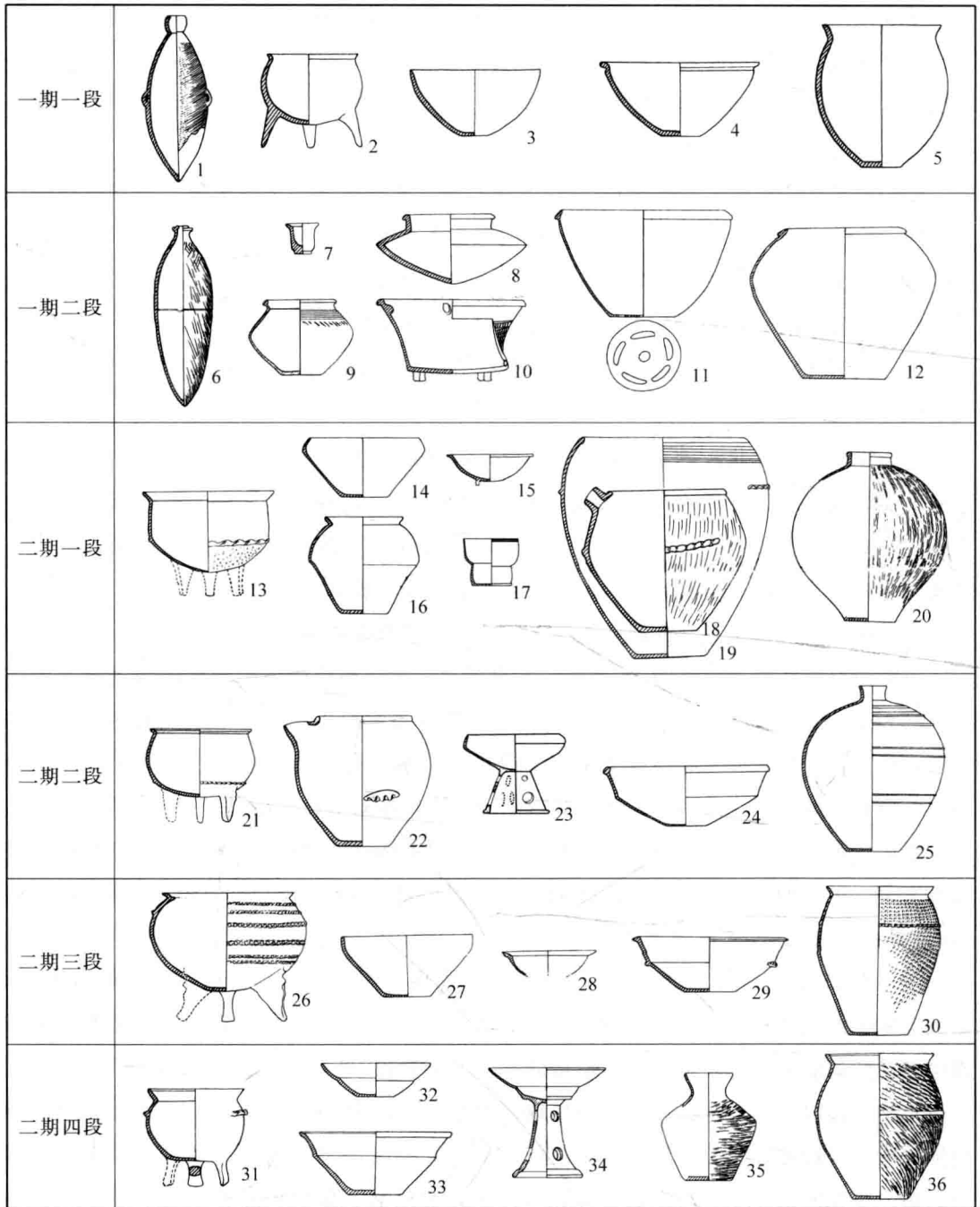
王湾遗址在洛阳市西郊约 15 公里，北临涧河，为一稍稍高出周围地面的土岗，现存面积约 8000 平方米。遗址的地层非常复杂，一般探方都有五六层，有的有七八层乃至十几层；众多的灰坑、房址和墓葬更是层层叠压和打破。其中除新石器时代遗存外，还有西周、春秋、战国、西晋和北朝的墓葬或遗迹，但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

根据大量的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我们曾将王湾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期。第一期是仰韶文化，第二期是仰韶晚期或由仰韶向龙山过渡的文化，第三期是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图一、二）。

第一期文化可分两段。一期一段以 F15 为代表。陶器呈红色或红褐色，多为素面，少数饰绳纹或宽带彩纹。主要器形有杯形口尖底瓶、窄缘盆、圜底钵、侈口鼓腹罐和圆锥形足的圜底鼎等，其特征与三里桥仰韶的部分器物<sup>⑦</sup>或半坡早期的陶器<sup>⑧</sup>比较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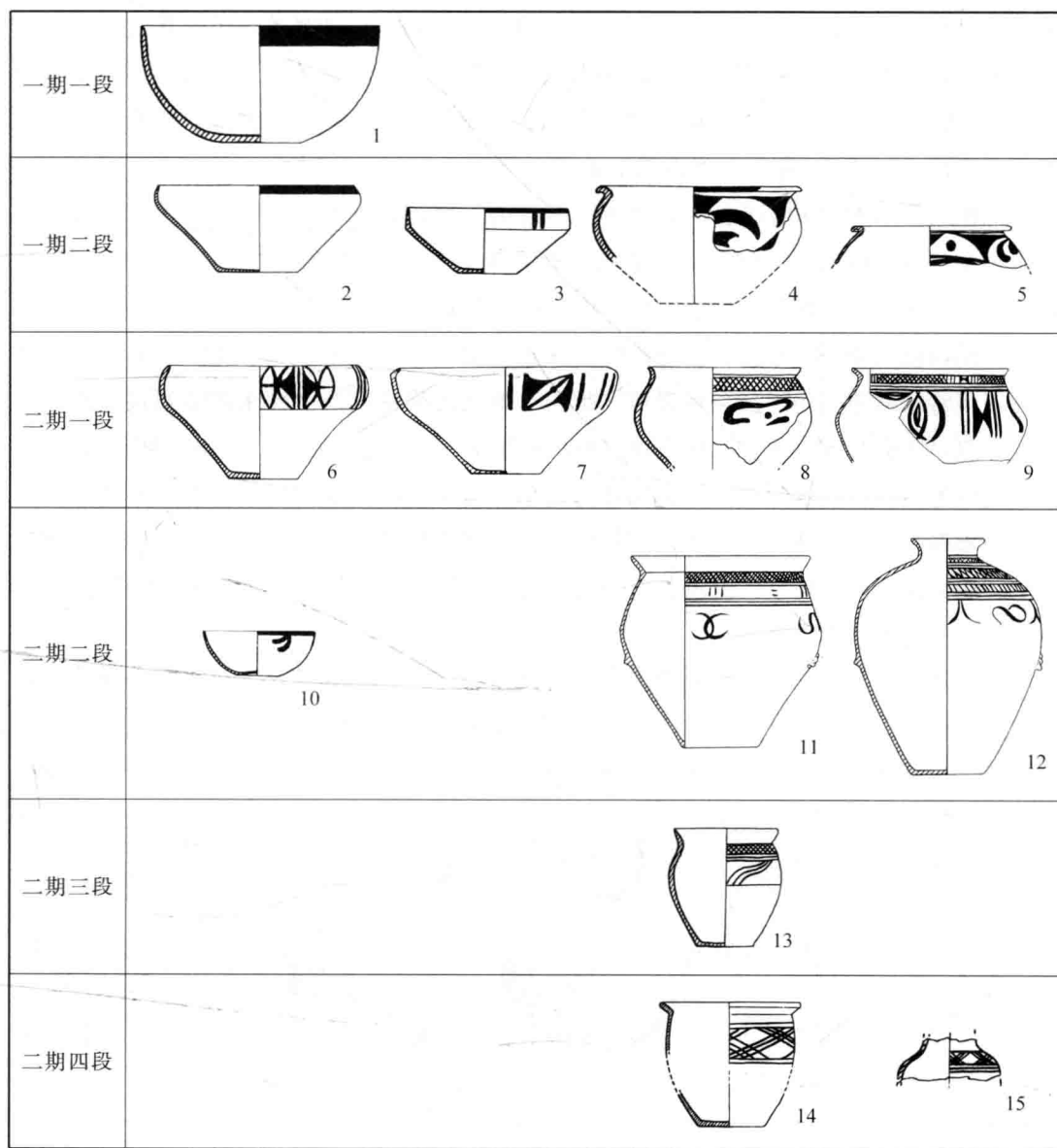
一期二段以 H421 为代表。其泥质陶多砖红色，夹砂陶多红褐色。仍多为素面，少数饰绳纹、线纹或弦纹。彩陶增多，以黑彩为主，也有少量红色的，纹样多为窄带或凹边三角、变体回旋勾连纹等。典型器物有环形口尖底瓶、敛口碗、卷缘曲腹盆、侈口夹砂罐（口沿略似铁轨）、敛口瓮、折腹釜、盆形甑、灶和扁平足圜底鼎等。其特征接近于陕县庙底沟的仰韶器物<sup>⑨</sup>，但陶色和纹饰有一定差别。

第二期文化可分四段。二期一段以 H215 为代表。除红陶外，出现少量黑陶和灰陶。多数为素面或磨光，少数饰线纹、弦纹、附加堆纹或篮纹。彩陶又有增加，主要饰于钵、



图一 洛阳王湾一、二期各段陶器的演变

1. F15 : 4 2. F15 : 2 3. F15 : 6 4. F15 : 3 5. M371 : 2 6. M358 : 1 7. H421 : 116 8. T228 : 1 9. T250③ : 1  
 10. H421 : 7 11. H421 : 118 12. H106 : 10 13. H211 : 4 14. H215 : 226 15. H215 : 158 16. H215 : 140  
 17. H211 18. H215 : 170 19. H215 20. H215 : 203 21. H168 : 13 22. H168 : 11 23. H168 24. H168 : 10  
 25. H127 : 6 26. H149 : 19 27. H149 : 9 28. 失号 29. H149 : 71 30. H149 : 53 31. H487 : 1 32. H416 : 1  
 33. H194 34. H487 : 9 35. H194 36. H194 : 4



图二 洛阳王湾一、二期各段彩陶的演变

1. M371 : 1 2. H39 : 3 3. H39 : 1 4. H39 : 10 5. T28⑦ : 23 6. H215 : 168 7. H215 : 164 8. H215 : 196  
9. H215 : 144 10. H168 : 3 11. H168 : 36 12. H168 : 16 13. H149 : 16 14. H316 : 4 15. ?

碗、盆、罐上。不少彩陶有白色陶衣，上面饰红黑两色花纹。花纹母题有带状网格纹、豆荚纹、细腰纹、新月纹等，有时是几种母题组织在一起。本段的典型器物有折腹碗、折腹盆、弧腹浅盘豆、曲折腹罐、带嘴罐、小口高领罐、敛口瓮等。其特征与洛阳中州路公路线北的 T101、T102 及 H102 所出陶器基本相同<sup>⑧</sup>。

二期二段以 H168 为代表。灰陶增加，附加堆纹和篮纹也显著增加；红陶减少，彩